

在20世纪文化中国的版图上,陈序经和岑家梧都占有不应忽视的位置。

艺术史、原始社会史、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水族与水书、汉族民俗、黎族社会经济……徜徉于这些领域的研究者,都不能回避岑家梧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也正是因为这些贡献,岑家梧成为高挂在中国文化天空的一颗星辰。

在他54年的有限生命中,每一段经历无不写满传奇。



岑家梧先生 1946 年在北京长城留影。(资料照片)

## 年少成名

岑家梧,对大多数公众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人们必然不会忘记他。

艺术史、原始社会史、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水族与水书、汉族民俗、黎族社会经济……徜徉于这些领域的研究者,都不能回避岑家梧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也正是因为这些贡献,岑家梧跻身大师之列,成为高挂在中国文化天空的一颗星辰。

通过周边的明星,很容易找到岑家梧的定位。

“南岑北费”,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流传的一句话。“北费”,指的是费孝通,1936年,年仅26岁的他根据对故乡吴江开弦弓村的调查,写就著名的《江村经济》,成为人类学中国化的开山之作。“南岑”,就是从海南走出的岑家梧,他同样在1936年,年仅24岁时写出《图腾艺术史》《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三部专著并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举名动学界,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宗师之一。直到今天,其中的《图腾艺术史》仍然是我国研究古代社会图腾文化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学术专著。

另一位常常被拿来和岑家梧并提的大师是陈序经。因为他们同为海南老乡,也许更因为他们同样学贯中西,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海南大学教授李鸿然说,在20世纪文化中国的版图上,陈先生和岑先生都占有不应忽视的位置,都是“海南走出的文化大师”。在岑家梧50多年的生命中,他以惊人的速度写出了逾百万字具有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在他所涉史前艺术史学,艺术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都有重大的建树,“其用功之勤和硕果之多,令人惊奇。”

## 卖文求学

岑家梧1912年出生于海南省澄迈县永发镇岑后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从这个生命的起点到成长为一位学者,走上从事学术研究的道路,对于岑家梧来说实在是一个奇迹。

在岑家梧的长子、湖北美术学院教授岑龙的记忆里,小时候父亲给他们讲述自己身世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也是岑家梧在家人面前唯一一次详细谈到自己的身世。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岑家梧已经是中南民族学院的著名教授。有一天,他带着全家人去高级西餐厅聚餐,却自己在家用玉米面做了饼带着,全家人就着西餐吃玉米面饼,惹得餐厅的服务员不时用奇怪的眼神瞄着他们。儿子忍不住提议:回去吃饭,不要在这吃了。一贯温文而雅的岑家梧当场发怒,一言不发往回走。到了家里,他把两个儿子叫到院子里,一家人坐在菜地旁,清凉的晚风送来花香和湖水的气息,岑家梧慢慢讲起了自己的身世,沉浸于往事之中,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岑家梧的故乡澄迈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小农之家生活幸福,其乐融融。他天资聪颖,从小爱读书,每天鸡一报晓就起床读书,在乡里有文名。但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家境顿时衰落。

好友王崧在为岑家梧1933年出版的文学作品集《过去》写的序里提到:“在他刚上七岁的时候,祖母和母亲弃世了,不多久父亲和姐姐又死了,这在他正在展开的童心上,是来了一个何等重大的袭击!在最近的几年内,两位嫂嫂又相接着离开人世,此刻所存的家人,只有一位哥哥和两个不满十岁的侄儿而已。”序中又说:“作者的经济环境,是万不许他有读书机会的……他在南国时,便无日不和困苦奋斗,有时挣不得钱来,捱着饿也是常事。”

1926年,岑家梧14岁,因无钱读书不得不辍学,随着乡人到广州工作,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学习的努力,终于获得一位族伯的帮助,进入广东省立第一中学读初中。初中毕业,岑家梧又幸运得到著名金石学家容庚教授的支持到北平进了辅仁中学高中,但仅仅读了半年,又因为交不起学费被赶出校舍。岑家梧依然没有放弃,他开始了在北平图书馆的自学生涯。另一方面,他想了很多办法避免用单纯的体力劳动赚钱,以免磨灭了读书的意志,于是他用了许多笔名,在不同甚至对立的报刊用不同身份发表文章,终于可以勉强维持生活。这种挣钱生活的方式,一直延续到后来他在日本留学期间。

岑龙记得,父亲常以自身经历教育两个儿子:“我出身贫寒,全靠自己努力读书,卖文度日,唯有做好学问,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在这个时候,岑家梧研究的兴趣更多集中于文学、艺术和戏剧。他曾在《中国艺术论集》自序中说:“余性嗜艺术,幼曾习画,以家贫莫能继。”他最早出版的书籍《劬燕集》《过去》和论文《元代的杂剧》主要收录了他这段时期的文艺评论、文学作品以及对中国古代戏剧的研究成果。在艺术和戏剧领域,他后来也有过更进一步的研究,但是这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将他引向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 初试啼音

1929年的一天,岑家梧到北京大学旁听了一节学术演讲,演讲者是著名民俗学家许地山。听完演讲,将海南家乡和黎族的风俗比照人类学民俗学的知识,他对这个学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此后,他多次向许地山求教,并在其介绍下读了许多西方人类学的著作,从此找到了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

岑龙表示,据说祖父(即岑家梧之父)是会“跳神”的。岑家梧耳濡目染,对祭祀等民俗活动必然十分熟悉。一旦得到名师指点,将海南独特的风俗纳入到科学的人类学理论体系中去思考和研究,这种可能性对岑家梧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日后,海南汉族和黎族的社会风俗的研究的确成为他研究成果中重要的一个部分,他在田野调查中,对“跳神”等带有原始宗教和祭祀的风俗也特别注意,对西南地区的布依族进行调查写成的《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仲家即布依族,作桥即打醮),就是直至今日在该领域依然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1931年,岑家梧经过努力,如愿以偿地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这里除了许地山,还有何思敬、邓初民、胡体乾等名师,他在名师指导下,系统地学习了社会学、社会进化史、人类学等,打下了深厚的专业基础。此时,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偶像——深入印第安部落进行社会调查的美国人类学家《古代社会》作者摩尔根,他已经“偷偷立下志愿,梦想着像摩尔根一样到边地去,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

一旦找到了通往未来的道路,勤奋的岑家梧马上就奉献出丰硕的成果。1932年,他与中大同乡同学,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王兴瑞合著12万字的《琼崖民俗志及其他》(1936年发表),可以看作他在学术道路上的“初试啼音”;1933年,二人又将其戏剧部分扩展,单独写成《海南岛土戏研究》(1940年发表)。这是国内第一次将海南汉族民俗纳入全面科学研究的著作,其中关于海南土戏——琼剧起源和历史的的研究,至今仍为琼剧研究者反复引用参考。岑家梧在其中说:“是编所述琼崖民俗,便是站在进步的现阶段上;我们并不以明白琼崖民俗的实况为满足,还要进而探求各种民俗产生的背景。”这句话清清楚楚地表明,他从此开始了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道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开启了自己“中国的摩尔根”之路。

不懈地勤奋与努力,面对艰难困苦的坚强淡定,对学术研究的深切渴望,使一个穷孩子的成才奇迹几乎成为一种必然。1934年初夏,幸运再一次降临岑家梧头上。刚读完大三的他得到在南洋经商的族伯岑廷树资助,留学日本东京立教大学攻读史前考古学,又在帝国大学师从松树僚博研究体质人类学,还结识了著名人类学家松村武雄和小原铁等。如果说,之前在北京和广州的学习是打下专业基础,那么日本的留学经历就赋予了他国际化的学术视野,使他迅速走近国际学术前沿,走到了学术舞台的中央,他的人生轨迹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 行走边地

到了日本,岑家梧的生活甚至比国内更为艰难,尽管他总是想尽办法多发表一些文章换稿费,但还是常常接济不上,他不得不和一些留日同学一起,专门去菜场拣当时日本人丢掉的猪下水来吃。

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在学术上薄待岑家梧,而是给予了他更多的回报。在日本三年,他学术上最大的收获,是先后写成《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和《图腾艺术史》三部专著,并在1936—1940年间由商务印书馆相继出版。

仅仅24岁,连续出版3部颇具影响力的学术专著,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岑家梧迎来了学术生涯的第一个巅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数《图腾艺术史》,其揭示了图腾艺术产生的原因,深刻地阐明了图腾与艺术的关系,被公认为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开拓性专著,在当时就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这不仅是中国第一本,也是至今唯一一本全面阐述图腾文化的科学研究专著,今天还在被广大研究者反复引用印证;它不仅在中国产生深远的学术影响,当时西方学界也为之一新。自从第一版之后,该书在两岸三地数次再版。半个世纪之后,旅美人类学家卫惠林在1983年再版序中依然写道:“在30年代对于西方学者来说研究能有此成熟的介绍和评述,确已是难能可贵,厥功其伟。”

李鸿然曾撰文评论,未及而立之年能有这么大的成就,作者的学力令人惊叹,说明他不但走到了相关学科的前沿,而且登上了学术的制高点,从此作者名播中华,卓然成为方家。

当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岑家梧和许多留日学生一道回到国内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了一个非常高的起点上。名声、殊荣并没有带给他虚荣,恰恰相反,他在熟悉的土壤上走向更为成熟的学术道路,逐渐成就大家之风。

抗战期间,中山大学西迁云南,岑家梧一家也随学校进入西南地区。1938年,他获得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到云南展开为期1年的民族社会调查,真正开始了他求学时就一直所决心要实践的“摩尔根式的生活”——边地社会调查。

从1938年到1946年,岑家梧先后在迁入西南的西南联大南开经济研究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山大学、大夏大学、贵州大学、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等校任教。和写作“史前三著”时不同,他并未坐在象牙塔里作经院式的研究,而是辗转于滇、川、黔诸省之间,多次深入乡间,进行民族调查,或进行文物考古和艺术考古,餐风宿露不辞辛劳,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

受教于岑家梧的广西民族学院教授徐杰舜曾撰文说:“经过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严格训练的岑先生留学回国后,即深入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云贵的少数民族进行了深入田野调查,其田野调查功夫之深细,至今都令人拍案叫绝。”

(下转 B5 版)

# 卓然大家岑家梧

文/海南日报记者 彭青林



岑家梧致函陈序经手迹